

第一章 進宮商討婚事

「人生真是不公平啊！」顧久心躺在病床上，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說道。

她本以為她再也不會醒來，可是她再次感受到了知覺，渾身被柔軟的被子包裹著，呼吸間是帶著某種香味的空氣。

她確信，只有消毒水和酒精的醫院是斷不會出現這種味道的。

顧久心本能地睜開雙眼，入目的是淺色帳子，再轉頭一看，傢俱和擺設都古色古香，極具質感，這是哪兒？

就在此時，一位穿著樸素的老婦人帶著一個年紀不大的小姑娘走了進來，顧久心還能看到小姑娘腫起來的眼皮，她們邊走邊輕聲說著什麼。

許是老婦人敏感地察覺到有人在注視著自己，轉過頭來，恰好對上了顧久心的眼睛，她的神情立馬起了變化，帶著顯而易見的激動與驚喜，三步併作兩步撲了過來。「姑娘！」

秋嬾嬾把薄斗篷披在了顧久心的肩上，關心道：「現在還是春寒時節，姑娘身子弱，理應多穿些。」

顧久心回頭一笑，小小的梨渦出現在她略顯蒼白的小臉上，「我知道了，嬾嬾不必過分憂心。」

顧久心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好幾天了。

這裡是一本小說的世界，她之前在醫院無聊時曾斷斷續續看過，在這個男女主雙重生的甜寵文裡還穿插著真假皇子、奪嫡權謀等元素，而顧久心現在這個身體在故事裡只是一個紅顏薄命的炮灰。

準確來說，顧久心現在叫顧玖，是侯府孤女，沒有任何直系親屬的那種，替家人守孝三年，前幾天剛出孝就病倒了，她穿過來時正是原主香消玉殞的那一瞬。

神奇的是，她來到這個世界後病就好了。

顧久心，不，現在應該是顧玖，她目光堅定地望著近處樹木的微微綠意，決定要帶著原主的那一份生命好好地活著。

「春天到了呀。」顧玖輕輕說道。

秋嬾嬾順著自家姑娘的視線看過去，她眯著眼睛，果真看到了一些嫩芽，「是呢，等天氣暖了，姑娘也不會像現在這般容易得風寒……」

秋嬾嬾絮絮叨叨，顧玖聽著也不厭煩，有人關心她、對她噓寒問暖，這種感覺她已經很久沒有感受過了，現在不僅吃穿不愁，還有身邊人的愛護關心，她很珍惜，也很滿意現在的一切。

「姑娘，嬾嬾，車備好了。」一個身量將近一百七的丫鬟走過來，她的皮膚偏小麥色，說話時不苟言笑，看上去很不好惹，可是面對顧玖時，神情卻會柔和下來。

顧玖這幾天已經差不多摸透了身邊的人，秋嬾嬾是她祖母的貼身丫鬟，一直照看她長大，跟親人一般。

她身邊有兩個貼身大丫鬟，眼前這個叫紅纓，從小習武，主要負責保護安全，另

一個叫紅漪，也就是之前和秋嬪嬪一起進來還哭腫了眼的小姑娘，主要負責起居等等，這會兒應該在後院歸置馬車上的東西，為等下的出門做準備。

果然，等顧玖一行人走到馬車停留的院落門口，就聽到紅漪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。

「把托盤拿出來，行，可以了，妳們看看姑娘到了沒？」

「是。」小丫鬟們聲音清脆地應答。

顧玖微微一笑，帶著秋嬪嬪和紅縷走過去。

紅漪剛檢查好馬車裡的東西，轉身一看顧玖和秋嬪嬪都來了，忙盈身一拜，周圍的小丫鬟們也紛紛低頭行禮。

顧玖柔聲讓她們起來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姑娘，咱們該動身了。」秋嬪嬪看看日頭，這會兒出發，到宮門口也不早了。

馬車直接從府裡出去，路上想到紅漪因為不能一起進宮又差點哭出來，顧玖既心疼又好笑，忍不住搖頭笑道：「也不知紅漪是不是水做的，淚水就跟小溪似的，嘩嘩流個不停。」

秋嬪嬪想到那個愛哭的小丫頭，恨不得把她的眼淚塞回去，「那丫頭自小就愛哭，看著就讓人頭疼，老奴當時就不應該把她調到姑娘身邊……」

等秋嬪嬪數落完紅漪的哭包事蹟，顧玖才揭穿她的嘴硬心軟，「嬪嬪才捨不得把紅漪調去別處，我可是聽紅漪說了很多遍，嬪嬪還替她擦過眼淚呢。」

秋嬪嬪別開眼神，「老奴那是怕她耽誤照顧姑娘。」

紅縷在一旁靜靜看著兩人說話，也不插嘴，默默斟了一杯熱茶，「姑娘，潤潤嗓子。」

秋嬪嬪在一旁囑咐道：「不可多喝，等下見太后娘娘更衣不便。」

見大人物說正經事，中途去上廁所的確不太好，顧玖便只是沾了沾唇。

秋嬪嬪接過顧玖用過的杯子，勸道：「姑娘不如閉目休息一會，此處距離宮門還有一段時間。」

顧玖點頭，閉上眼睛，靠在軟墊上小憩。

她此番進宮要去覲見太后，目的是為了確認她的親事，她十歲那年爹給她定下了一門親事，對象是當朝侍郎徐風的獨子徐昭。

依照那時的情況、門第來說，這門親事絕對是徐家高攀了，可是現在不一樣了。這時馬車突然停了下來，顧玖睜開眼睛，紅縷已經從馬車的窗戶處收回視線，放下了捲簾，眉頭皺起，「小姐，前面好像是十六皇子的馬車，估計又在徐府過夜了。」

顧玖秀眉微蹙，怎麼恰恰碰上了他？

這個十六皇子是剛認祖歸宗的真皇子李昭，原名叫徐昭，也就是她的未婚夫。

兩個月前，真假皇子一事由皇子生母如太嬪親自揭露，在京城引起軒然大波，可那時顧玖還在守孝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腦海裡並沒有與之相關的場景，也無心顧及這些事，即便這裡面牽涉到她的終身大事。

現在顧玖出孝了，真假皇子一事也有了定論，真皇子李昭順利恢復身分，成為先

皇的十六皇子，當今聖上康平帝的十六皇弟。

然而一直在宮中長大的假皇子李昭卻沒有因此被皇家拋棄，而是被聖上特賜皇姓，仍叫李昭。

真假皇子這件事挺狗血，顧玖還記得她當時看到這些情節時簡直無語極了。

如太嬪懷孕時，正是先皇寵妃先貴妃勢力最盛的時候，她比太后更早在先皇身邊服侍，先皇的心也一直被她牢牢攥著，要不是太后是欽定的兒媳，又未犯任何錯，先皇即位後誰當皇后還真不一定。

先貴妃在後宮時常打罵其他妃嬪，先皇也不加阻擋，使得先貴妃的氣焰越發囂張，明面上都這樣了，可想而知背後還有多少骯髒手段。

最終在她手下活下來的皇子除了太后所生的當今聖上，就只有一個比聖上大的王爺，以及被太后和皇后護在羽翼之下的李昭。

顧玖想到這兒，紅纓出聲道：「姑娘，那邊好像有人過來了。」

紅纓不放心，方才又掀開簾子看了一眼，幸好她看了這一眼，才知道十六皇子那邊派人過來。

顧玖吩咐道：「青伯，調轉馬車，避到旁邊去。」

李昭即便回到皇家，也時常去徐府探望他的養父徐侍郎，京城中誰不讚一句父慈子孝，反而是真正的徐家公子不常出宮，一直低調地生活。

如果顧玖是這個世界土生土長的人，估計也會被這番表象矇騙，但她看過書，知道李昭其實心胸狹小，驕奢淫逸，只不過表面功夫做得好，裝著一副心胸寬廣、與世無爭的樣子。

原書中顧玖香消玉殞後，李昭請求聖上立顧玖為側妃，眾人都稱讚他心善，卻不知他只是踩著顧玖立一個有情有義的人設。

京中貴女們本就因他的身分對他有好感，又知曉他善待故人，紛紛獻出芳心，李昭也樂得一腳踏十幾條船，還搞大了未出閣的姑娘的肚子，也不知李昭給那姑娘下了什麼迷魂藥，那姑娘死都不肯說出李昭是肚裡孩子的爹，最後落得一屍兩命的下場。

顧玖盤算著，現在她沒有後臺，地位實力也不夠，惹不起她還躲不起嗎？

小太監走到一半，發現顧府的馬車避到老遠，也不費那個勁走過去問了，直接回頭覆命，「十六爺，顧府的馬車自行駛開了，應是無須先行，不若十六爺先進宮吧。」

李昭是先皇十六子，理應封王，可不知當今聖上怎麼想的，並未下旨冊封這個剛認回的十六弟，底下人只好先叫著十六爺。

「你沒上去問？」李昭一聽小太監的回話，就知道對方偷懶了，氣得語氣都急了幾分。

人家都自己走開了，還用上去問？小太監腹誹。

不過他也聽出李昭的不滿，忙找補道：「顧家人一向知禮懂進退，奴才還未到跟前，顧府的馬車便已避開，十六爺無須憂心。」

李昭皺起眉頭，他在意的是這個嗎，他在意的是顧玖進宮目的為何！

雖然他現在已經不再是徐家的公子，但不排除顧玖看中自己現在的身分貼上來，他可不想娶個孤女當正妃。

「走吧。」李昭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髮髻，懶得和小太監廢話。

眼看李昭的馬車動了，一直關注動靜的紅纓稟道：「姑娘，十六皇子的馬車進去了。」

「那我們也進去吧。」顧玖放下心來，轉頭見秋嬪嬪欲言又止，笑著道：「嬪嬪有事不妨直說。」

「姑娘別怪老奴囉嗦，實在事關姑娘的終身大事，老奴得仔細著些。」秋嬪嬪知道自家姑娘今天是來做什麼的，可她還是想再確認一遍，「姑娘真的確定不嫁十六皇子嗎？」

無論如何交換信物時認的就是李昭，如果姑娘抓著這點不放，完全可以站得住腳。

「嬪嬪，先不說與我訂親的是徐家公子，我現在如果硬要貼上去，還不知別人會怎麼編排我。退一萬步講，即便我真的嫁過去了身分估計也不會高。」顧玖握住秋嬪嬪的手，「所以嬪嬪，日後再也不能提與十六皇子相關的事。」

「老奴只是……」秋嬪嬪怎會不懂這些，不過眉宇間仍滿是憂心，「徐府以前是好的，只是今時不同往日，現在侯府只剩下姑娘，也不知日後會有多難，受欺負了也沒人可以給姑娘撐腰。」能嫁給皇子算是好歸宿之一，有權有勢吃喝不愁。

「嬪嬪，我現在沒有娘家撐腰，要是真嫁給十六皇子一樣會受欺負。」

這話一下子點醒了秋嬪嬪，她只看到了嫁給皇子的光鮮亮麗，卻忘了後宅有時就如龍潭虎穴，一個不小心便能要人命。

「是老奴想岔了。」秋嬪嬪回過神來，一臉愧意。

顧玖搖頭，「嬪嬪也是關心我，嬪嬪放心，我都想好了，只是能不能成還得看太后娘娘的意思，現在說什麼都太早了。」

秋嬪嬪點頭，心酸不已，要是侯爺他們還在就好了，姑娘也不會有這等煩惱。

顧玖鬆了口氣，總算安撫好了秋嬪嬪。

她來見太后是經過深思熟慮的，在大凌朝這個古代世界裡，女子不嫁人會對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擾，流言蜚語也不會少，除非去當尼姑，可那樣的貧苦生活她又過不來，所以她肯定是要嫁人的，只是嫁給誰得由她自己做主。

目前最好的人選就是假皇子李照，一來他是名正言順的徐家公子，理由足夠充分；二來在書中，李照是男主最信任的人，有大腿可以抱她還是想要嘗試一番。

至於其他的路，一條是找個沒有身家背景的人招贅，另一條是找個身體不好的人，預備以後當個寡婦，而這兩條路都是備選。

總結起來就是，顧玖想找個男人合法同居。

因為經歷過背叛，顧玖對婚姻已經沒有任何幻想，只有現實的思考，雖說古代與現代有著不同的價值觀，但有一樣她一定會堅持，那就是讓自己活得更好。

上輩子她遇到渣男，為了讓自己不在泥潭裡陷落，她毅然決然選擇離婚，這輩子她還未嫁人，那嫁個合心意的男人有何不可？

慈寧宮。

跟在引路的姑姑身後，顧玖輕輕地深呼吸一口氣，款步走進殿裡。

赤金鏤花香爐中飄出縷縷檀香，顧玖帶著秋嬾嬾和紅纓跪在地上行大禮，「阿玖參見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萬福金安。」

「無須多禮，快起來。」太后說話的速度有點慢，聲音很是慈和。

顧玖相當謹慎，慢慢地起身，很快有一雙手過來扶著幫她起來，她抬頭一看，是個上了年紀的宮女。

她眼角一掃，看見太后身邊站著的宮人中空了個位子，而且是距離太后最近的位子，推測這個人在太后跟前也是個說得上話的，態度更不敢輕慢。

顧玖朝她笑笑，輕聲道：「多謝嬾嬾。」

那嬾嬾笑著點頭，並未多說，扶顧玖起來後又退回太后身邊，她所站的位子正如顧玖推斷的那般。

「快過來這裡坐，讓哀家好好瞧瞧。」太后朝顧玖招手道。

顧玖小步走了過去，太后拉著她的手，顧玖低下頭，露出半截瑩白的脖頸，作小女兒羞澀狀。

太后見狀輕輕摸了一下顧玖的鬢髮，溫聲道：「孩子，妳和妳祖母長得可真不一樣，可不知為何，哀家一看到妳就想起妳祖母。」

顧玖態度溫順，小聲道：「阿玖看到太后娘娘也想起了祖母，太后娘娘的手和祖母一樣溫暖。」

「那咱們也算有緣。」太后聽了這話笑出聲來，接著又轉為傷感與遺憾，「妳遞進來的玉佩還是多年前哀家送與妳祖母的，只可惜如今物是人非。先貴妃叛國引狼入室，外族搶掠至京郊，多虧定安侯率領我軍頑強抵禦，妳祖母和妳母親巾幗不讓鬚眉，顧家滿門忠烈，聖上和哀家都記得。」

太后一番話引得室內陷入一片肅穆的寂靜。

顧玖眼眶微紅，極力忍住淚意，「祖父與父親常說，為聖上鞠躬盡瘁是臣子的本分。」

太后一連說了三個「好」字，哽咽道：「大凌朝有如此忠臣，是國之幸！」

太后身邊的嬾嬾擦擦眼角，道：「太后娘娘，顧侯爺高風亮節，侯爺夫人品行高潔，奴婢等欽佩不已。如今顧家只剩下顧姑娘一個人，怕是有許多艱難，太后娘娘仁慈，多照拂顧姑娘一番，顧侯爺和侯爺夫人在天有靈也會感念太后娘娘的。」

顧玖心裡讚歎這位嬾嬾真上道，她剛才正愁著怎麼把事情引到正題上，就有人送話頭來了。

太后點頭，「對，孩子，往後妳有什麼事不要怕，來找哀家。」

「多謝太后娘娘。」顧玖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樣，分外讓人心疼。

她今天特地穿了一身素淨的軟銀輕羅百合裙，塑造了一個家人盡失的可憐小白花形象，惹得太后越發憐愛。

顧玖揪著衣角，十分不好意思地道：「太后娘娘，阿玖今日進宮還真的有事想求

太后娘娘做主。」

太后現在對顧玖的觀感非常好，所以對她說出的話沒有半分不悅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太后娘娘也知道，父親幾年前給我定了一門親事。」顧玖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對上太后了然的目光，聲音又大了起來，「家中現在沒有長輩，是以阿玖想請太后娘娘幫忙，與徐家以及真正的徐家公子確認這門親事。」

顧玖把「真正」二字咬得極重，在場的都是人精，自然都明白了她話裡的意思。太后有些意外又有些憐惜，顧府現在沒有長輩操持，一個未出閣的小姑娘竟得親自開口談論婚嫁之事，還看得如此通透，真是難為她了。

她正要開口，有宮人進來稟告，「太后娘娘，如太嬪求見。」

顧玖眉頭一跳，這對母子今天是跟她槓上了是吧？

她不著痕跡地瞄了一眼太后，敏銳地捕捉到了太后那一瞬間的不悅，頓時放心多了，若是如太嬪等下蹦跶得厲害，自有大佬收她。

「讓她進來吧。」太后無奈道。

「是。」

顧玖忙站起來，走到一邊。

看到顧玖這副乖巧懂禮的模樣，太后暗暗點頭。

「太后娘娘，看妾身剛摘的花……」如太嬪扭著腰走進來，掃了一眼屋內，看到顧玖後故作驚訝道：「哟，有客在呢？」

顧玖心裡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，這演技也太刻意了，連請安都沒有，不就是想在自己面前表現她和太后的關係好著呢，她猜想如太嬪之所以走這一趟，估計還是在宮門前遇見的李昭攛掇的。

太后身邊的那位嬪嬪很是給力，一句話恰恰踩著了顧玖心中所想，「如太嬪，您還未向太后行禮。」

顧玖已經知道這位超合心意的嬪嬪叫寒嬪嬪，看寒嬪嬪的做派就知道她在太后身邊的地位不會差。

如太嬪對著太后身邊的第一人自然不敢給臉色，訕訕地屈膝行禮，顧玖等她行完禮後，再按照禮制給如太嬪行禮。

如太嬪下巴一抬，「起吧。」

之後，如太嬪又假模假樣問起顧玖的名字身分，無論她的語氣怎樣，顧玖回答都很恭順，當然心裡滿是不可言說的吐槽兼髒話。

「這就是顧家姑娘啊。」如太嬪一臉嫌棄，而後又狀似無意地跟太后說道：「太后，昭兒也到年紀了，可以相看姑娘了，妾身想辦一個賞花會，到時請些姑娘來。」

她假笑著轉過頭來，意有所指地對顧玖說：「顧姑娘，妳有婚約在身，本宮就不請妳了，妳也別說本宮小氣，這男女婚嫁呀，得門當戶對才好。」

太后看到如太嬪這副嘴臉，就會忍不住想起她曾經做過的事，頭疼地揉了揉額角，「夠了，這賞花會的事再議，哀家頭有點疼，妳們就先回去吧。」

不等如太嬪說話，她笑著和顧玖道：「阿玖，妳說的事哀家會好好考慮的。」

如太嬪心裡一驚，太后要好好考慮什麼事？不會是這個小賤蹄子說要嫁給昭兒吧？

她還想再說些什麼，太后一個眼神掃過來又立馬閉嘴了，只是心裡十分不甘，等出了慈寧宮便冷笑著撂下狠話，「別想那些有的沒的，要是敢和昭兒扯上關係，本宮讓妳吃不完兜著走！」

顧玖露出營業假笑，「太嬪娘娘說的是，您也別想那些有的沒的，有句話是怎麼說來著？鹹吃蘿蔔淡操心，更何況我也不想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如太嬪被噎了一下，顧及到這裡到底還是慈寧宮的範圍，終是不敢撒潑，大力甩了一下衣袖離開。

顧玖搖搖頭，朝宮門的方向走去。

這一幕自然有宮人報告給在殿內的太后，太后一邊撐著額頭閉目養神一邊聽著，眉頭越皺越緊。

「這如太嬪真是越來越糊塗了。」寒嬪嬪搖頭道。

太后睜開眼睛，「她倒是好算計，什麼便宜都要占盡。」

她想起如太嬪生產時，宮中正在舉行宮宴，恰好如太嬪和徐侍郎夫人一同發作，她身為中宮得留在宮宴主持大局，就派了人過去守著。

如太嬪在她面前一直都是做小伏低，她見如太嬪可憐，就盡力護如太嬪孕期周全，如太嬪生產後把孩子抱到她跟前，哭訴身邊沒有個得力人，怕護不住孩子，想把孩子交給她撫養，之後便閉門不出，名曰向佛祖祈福，直至當今聖上登上皇位，將其封為太嬪才重新出來行走。

如太嬪認親的時機也很巧妙，母子倆十五年未見，一見面如太嬪先檢查一番，竟說李照身上沒有孩子生下來時看到的痣，大肆審問當初接生的所有宮人，繼而就有宮人承認抱錯了孩子。

這麼一通下來，當初是真抱錯還是假抱錯只有當事人才知道，可惜徐夫人誕下孩子後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，如今可說是死無對證。

「敢戲耍哀家，混淆皇室血脈，等著吧，哀家一定會抓住她的把柄。」太后喃喃道，眼中閃過一絲狠厲。

想起李照那個孝順孩子，她眼底滿是心疼，那孩子一直以為如太嬪是他親娘，小時候還曾因為如太嬪不親近他而鬱鬱寡歡，殊不知如太嬪估計從一開始就對他沒有半點情分，才會把孩子丟到她這裡。

「照兒是個好孩子，阿玖也是個好孩子，寒嬪嬪，讓人把照兒叫來，哀家有事問他。」太后吩咐道。

寒嬪嬪應諾，出門吩咐宮人，片刻後端著熱茶回來，說道：「老奴還以為顧姑娘看著是個沒脾氣的，沒想到還能和如太嬪那樣說話。」

太后想起剛才宮人稟報的話，臉上終於露出一點笑容，「將門之後，外表再怎麼軟和，骨子裡也是硬的。」

「是啊。」寒嬪嬪感慨一句，「如果照公子和顧姑娘在一起，娘娘也不用那麼擔心照公子了。」

太后想到自從事情發生後就一直沒怎麼出來的李照，憂心忡忡，「妳說，哀家讓他們快點成婚，有人陪著轉移一下注意力，照兒會不會早點跨過這道坎？」

寒癢癢卻有些擔心，「可照公子和顧姑娘年紀都不大，兩個人一起過日子，能過得起來嗎？」

「正是因為少年夫妻，才能過得長久啊。」太后狀似無意地說了這一句。

寒癢癢不敢再說話了，先皇和先貴妃不就是少年時期便在一起，這一直是太后娘娘心裡的一根刺。

等到宮人稟告李照來了的時候，太后的表情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。

照公子這個叫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，李照事發後曾回過徐府，可徐侍郎不待見他，太后知道後很是生氣，就讓李照繼續住在宮裡，等聖上給李照安排好差事再讓他搬出宮去，只是李照既非皇室血脈，自然不能用宮裡的稱呼，宮人們只能叫他照公子。

「李照參見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萬福金安。」入殿行禮的少年容貌清俊，特別是白皙的肌膚更襯得他氣質清冷。

太后心裡暗暗歎氣，以前的李照雖然看起來清冷，身上仍有著年輕人的鮮活氣，可是現在她只能感覺到鬱鬱之氣，足見那件事對他來說是多大的打擊。

「照兒，快坐下。」太后招呼道。

李照謝過後，依言坐了下來。

太后關心道：「今日有沒有出來走走？」

「回太后娘娘，還沒。」李照的嘴巴就像上了鎖，插一下才響一回。

太后語重心長道：「不要整日悶在屋裡讀書寫字，也要出去走走，知道嗎？」

李照的睫毛顫了顫，終是低下聲答道：「多謝太后娘娘關心。」

看著他的樣子，太后更加堅定了要給李照娶媳婦的決心，她狀似無意地問道：「照兒，你可知徐家曾和顧家定過親？」

李照還真的不清楚這件事，抬頭道：「照兒不知。」

太后清了清嗓子，「顧家姑娘是個好的，哀家想給你定下這門親事，你覺得如何？」

聞言，李照苦笑著重新低下頭，道：「有勞太后娘娘操心，照兒無福承受，還是……算了吧。」

「怎麼能算了呢？你是徐家……」太后的聲音稍稍提高一點，說到一半怕李照多想，覺得不妥，只能改口道：「照兒，顧家姑娘真是個好姑娘，你考慮一下。」

李照聲音低沉，「太后娘娘，就因為您說顧姑娘是個好的，照兒就更不能害了她。」

太后不贊同，「怎麼就是害了她？」

「她想嫁的真的是我嗎？」李照面無表情道。

太后氣笑了，「人家姑娘進宮來，指名道姓說與她訂親的人是真正的徐家公子，那你說誰是真正的徐家公子？」

李照微微瞪大眼睛，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

「顧家一門忠烈，高風亮節，這樣人家教出來的女兒一定不差，就像現在，她就不比徐侍郎看得通透？」太后這時也顧不得給徐風留面子了，那個老匹夫不理親兒子，眼裡只看得見養子，她替照兒不值。

她的照兒自幼聰慧，熟讀詩書又品行俱佳，哪裡不比李昭好了？

李照閉上眼睛，又睜開，終是說了出口，「正是因為顧姑娘太好了，照兒……配不上顧姑娘。」

太后脫口而出，「你當然配得上！」

「太后娘娘和顧姑娘說過照兒的腿了嗎？」李照說完走到太后跟前，跪下握住她的手，行走間能看得出腿腳不甚俐落。

太后眼眶泛紅，李照的腿，是她、聖上、皇后還有四皇子李承熙一生的遺憾。

李照和李承熙年歲相當，甚至李照還比李承熙小了兩歲，兩人時常一起玩。

在李照七歲那年，他和李承熙到御花園玩耍，因著先貴妃的緣故，兩人也不敢到顯眼的地方，只能去偏一點的小花園玩，卻不巧碰上小太監在溜先貴妃養的狗，可那條狗不知怎麼回事，一聞到李照和李承熙的氣味就發狂地撲了過來。

據李承熙所說，當時是李照護住了他，邊和狗搏鬥邊讓他快去喊人，李承熙當時本想過去幫忙，可李照堅持讓他多叫點人來，他無奈只能照做。

等太后趕到時，那條狗已經奄奄一息，李照腿上的肉則被撕下一大塊，都能看到裡面的骨頭，儘管立刻叫來太醫，用了最好的藥救治，可還是留下了後遺症，明明沒有傷到骨頭，但走起路來和另外一條腿比總歸有些差異。

太后歎了口氣，「照兒，你雖不是我兒子，哀家卻是把你當成親兒子在養的。」

她這話說得一點都不假，李照自滿月後就一直待在她跟前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就算是貓貓狗狗也會產生感情，更何況是人。

先貴妃打壓，先皇不作為，在那段最艱難的歲月裡是李照陪在她身邊，和當今聖上一派度過了最難熬的十幾年，她如何能不疼愛他？

李照當然明白太后的苦心，「太后娘娘，照兒都知道，照兒也把太后娘娘當成最親的親人。」

太后撫了撫李照的肩頭，「哀家希望你能過得好。」